

Ertong Waiguo Wenxue Jingxuanbe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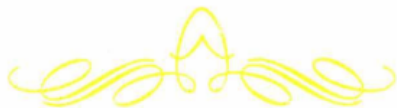
儿童外国文学精选本

德国幽默故事精选



Ertong Waiguo Wenxue Jingxuanben

儿童外国文学精选本



德国幽默故事精选

译者/王克澄 裴莹等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德国幽默故事精选

〔德〕毕尔格等著

王克澄 裴莹等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4.375 插页 7 字数 309,000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50,000 册

ISBN7-5327-1592-2/I·950

定价:14.1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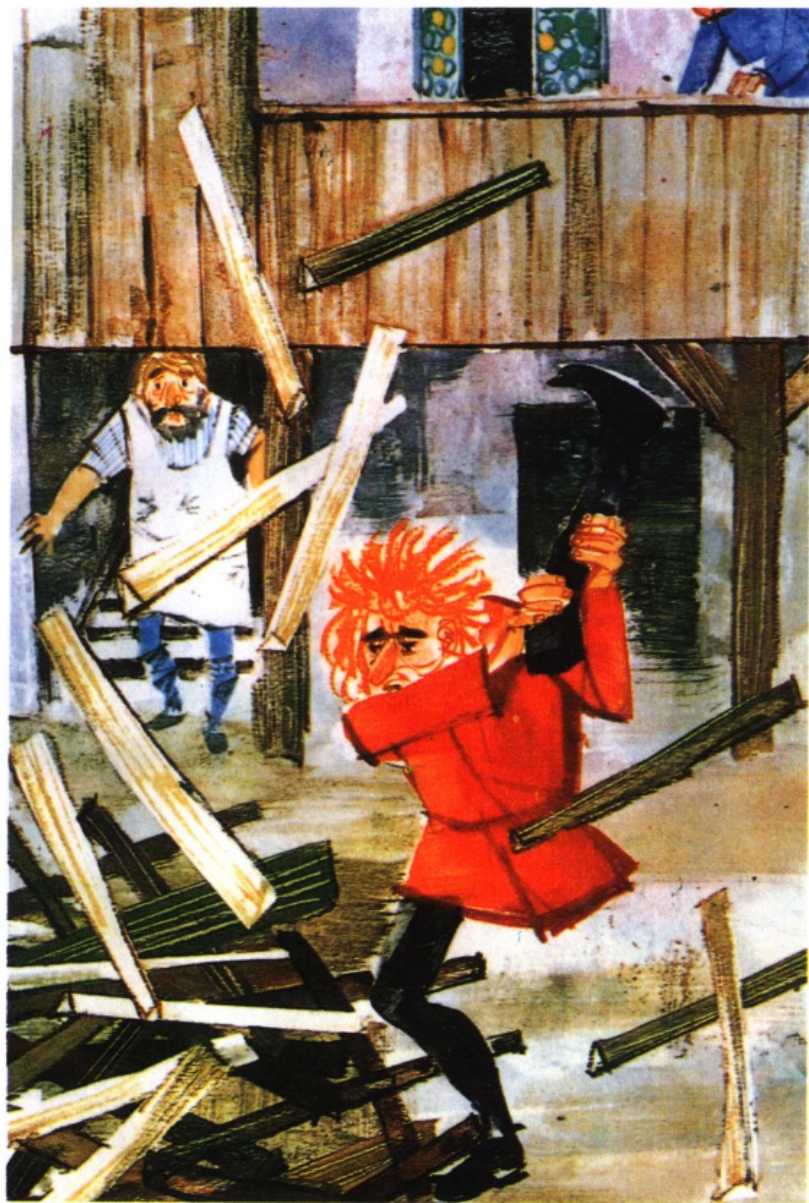
(沪)新登字 111 号



驴子学会了翻书



把猪当作小偷判处死刑



把腿举在手中开始劈柴



默尔克国的故事

目 录

蒂尔·奥伊伦斯皮格尔..... (1)

喜尔达城的居民..... (65)

山神吕贝察尔..... (135)

吹牛大王历险记..... (201)

穆尔克国的故事..... (303)

蒂尔·奥伊伦斯皮格尔

格·佩森-彼得森 著

袁志英 译

引 子

为大人物写传要从出生写起，这是自古以来的老规矩。而为蒂尔立传却要从其英雄之死写起；他从摇篮到坟场一直是个逗乐的人，他从没有干过一般常人所干的事，如若蒂尔有幸执笔来为自己作传的话，那他也会从死来写起的。

在劳恩堡公国有个名为莫尔恩的小镇，那里湖光山色；山毛榉树绿荫一片，风景很是清幽。要是付足小费的话，今天本地人还会领外乡客人看看蒂尔·奥伊伦斯皮格尔的墓碑，看看那早已生锈的战剑，还有那指头般宽的弯成眼镜框般的钢箍。这战剑和眼镜乃为德意志民族所喜爱的丑角的遗物，除了他所闹的那些笑话来供后人回忆外，这两件东西算是传给了后人。墓碑乃为唯一的书面凭证。它证明，蒂尔·奥伊伦斯皮格尔是确有其人，大约于一三五〇年死于莫尔恩。其他墓碑一般只是载明：某某安葬于此；而在奥伊伦斯皮格尔的墓志铭上可读到如下的碑文：

这墓碑无比崇高。

奥伊伦斯皮格尔安息于此。

公元一三五〇年。

众所周知，要是有谁从没有生活在世上，那他也不会埋葬在某地。因而可以这样说，在六百多年之前真的有一个名为蒂尔·奥伊伦斯皮格尔的人，此碑即为明证。此外，这种古里古怪的碑文也表明，这里安葬着一个少有的怪人：他不象一般基督教信徒躺卧于墓穴之中，而是挺直身体站立着安葬于此。预先对蒂尔·奥伊伦斯皮格尔的事迹一无所知，看到这一碑文，那他也会马上猜想道：这一碑文乃为纪念一名丑角而铭刻的。情况也确实如此，蒂尔大师浪迹江湖直至他入土，闹了很多逗乐的笑话。不过在他死后有更多的恶作剧加在了他的头上。

那些恶作剧不值得传之于后世，而他即兴所搞出的滑稽却值得大书特书。人生太多严峻之事，太多悲伤之事，而让人笑口常开之事太少，因而任何人也会怀着愉快之情阅读蒂尔大师那些令人喷饭的笑话；不仅令人开怀大笑，从中还可得到不少教益。奥伊伦斯皮格尔貌似愚钝，可他比那些貌似聪明的人更有头脑。

蒂尔的青少年时代

在不伦瑞克有个有名的城市舍彭施塔特，舍彭施塔特附近有个村庄名为克乃特林根，奥伊伦斯皮格尔即诞生于此。父亲名叫克劳斯·奥伊伦斯皮格尔，母亲是安娜·维珀肯。父亲克劳斯对出身高贵的骑士蒂尔·冯·于茨恩很是钦慕，于是便请这位贵人开恩作他儿子的教父。蒂尔·冯·于茨恩坐镇于阿姆布勒本城堡，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，威名赫赫，远近闻

名。奥伊伦斯皮格尔出生后三天便被抱到阿姆布勒本附近的教堂，接受德高望重的神父阿布特·阿诺尔夫·伐芬迈耶尔的洗礼，并接受了蒂尔这一大名。他的教父乃为充满侠肝义胆、闯荡江湖、好勇斗狠的蒂尔·冯·于茨恩。

受洗之后，安娜怀抱小蒂尔匆匆赶回家去，路过阿姆布勒本和克乃特林根之间的小溪时，她先前为祝受洗儿长命而多喝了一些，立脚不稳，于是连同婴儿从木板桥上跌进水中，溪水混浊，缓缓流动，母子二人为溪水弄得湿透脏透，样子极为可怜，小蒂尔在其人生的初途中差一点没给淹死，幸亏同行的妇女从右边将这两个落水的从水中救起，大家才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克乃特林根，母子二人只是脏了一些。小蒂尔在澡盆里用温水洗涤了一番，重又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了。

这样奥伊伦斯皮格尔在一天之内便受洗三次：一次在阿姆布勒本教堂，一次在溪流中，最后则是在澡盆里。

奥伊伦斯皮格尔长到能站能跑时，常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。他生就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那时他还没开窍。他像小猴子一样和他的玩伴在草地之上嬉戏打闹，情愿地和不情愿地大翻跟斗，所作所为同其他顽童没什么两样。到三岁的时候，他便开始更加顽皮起来。

有一天早晨他对父亲说他夜里做了一个梦。“爸爸，”他说，“今天夜里我在梦里看到了蛋糕。”

“这可是个好兆头，我的儿子，”父亲克劳斯回答道，“请你给我一个芬尼（当时的一个芬尼比现在值钱），我来为你圆梦。”

“我要是有那么一个芬尼，我也就不光是梦中见到蛋糕了。”

蒂尔长到六岁，父母便送他到阿姆布勒本小学读书。有一天在上学的路上，他正好碰上了公爵，后者是个和蔼可亲的人，他很喜欢看上去很是机灵的儿童，于是便和奥伊伦斯皮格尔攀谈起来。

“你这是到哪里去呀，孩子？”公爵问。

“去上学。”

“这一塔勒你拿去，买些糖吃！”

“随便拿人家的钱不就成了傻瓜了，”蒂尔回答说，“父亲看到了，我不挨揍才怪呢。他会问我，买这些吃食的钱从哪里来的，他不会相信有人会送钱给我的。”

“这一塔勒你尽管拿去，”公爵说，“要是你父亲问你钱从哪里来的，你可以告诉他，是公爵本人送给你的。”

“我父亲是不会相信的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，我的孩子？”

“您想想看，”小蒂尔回答道，“一位公爵只送一个塔勒，可有这样的事？您要是将我的书包装满塔勒，那人们才会相信是您送的呢。”

“小伙子，你说得对，”公爵笑着回答道，于是便将塔勒塞满了他的书包。并对他说：“现在先回家去，让你父亲看看你这些宝贝！这样他会相信是我本人送给你的。”

可以说蒂尔还在孩童之时就善于将事情处理得很得道。

有一次母亲到邻村参加教堂落成纪念日，也把小儿子带了去，逛逛集市使得这个男童无比开心，不知不觉到了黄昏时分，他便东找西寻一个足以睡觉的地方；他来到一个农家后院，看到一排蜂房，旁边还有几个空空如也的蜂房，于是蒂尔

便爬进其中的一个，无需摇动他便很快地酣睡了。他的母亲还以为他回家了呢，晚上她也踏上了回家的路途。

夜里来了两个小偷，他们想偷蜂蜜，所到之处正好是蒂尔睡觉的农家。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小偷说道：“我总是听人说，最重的蜂房也是最好的。”

“此话不假，”第二个小偷回答说，“我们要挑最重的拿。”他们举起并放下一个又一个的蜂房，随后来到蒂尔安卧于中的蜂房旁，不约而同地说道：“哪一个也比不上这一个，”于是将这只蜂房举起，抬着便走。

半路上蒂尔醒了，听到这两个小偷一路上的谈话，他们为有这样大的收获而暗暗高兴。深夜里伸手不见五指，两个窃贼也都无法看清对方。蒂尔从蜂房中伸出手来，用力拉扯走在前面的那个窃贼的头发，前面的窃贼极为恼火，认定是他的同伴在搞鬼，于是便恨恨地骂开了。走在后面的那个也不甘示弱，回击道：“你大概是在做梦吧，你这瞌睡虫，我怎么会拉扯你的头发呢，光抬这重重的箱子还忙不过来呢。”

奥伊伦斯皮格尔不禁用小手捂着嘴窃笑起来，他对自己所玩的把戏很是得意。两个家伙重又走在田埂上，于是他又狠狠地拉起后面那个人的头发，后面这个也极为恼火，高叫道：“我抬得肩膀酸裂，别再搞这愚蠢的恶作剧，别再拉我的头发了！”蒂尔一会儿拉拉这个家伙，一会儿拉拉那个家伙，一直惹到他们两个相互动怒起来，一路上两人相互争吵责骂不休。最后蒂尔使出吃奶的力气同时拉扯起两个人的头发，后面那个家伙怒不可遏，撂下蜂房，在黑暗中用两个拳头猛击他的伙计的头部，被打的那个立即予以还击，两个窃贼扭打在一起，难分难舍。末了每个人挨了足够的棍棒，到底挨了多少下连差役

也难以数清，这是为其犯下的偷盗之罪所受到的惩罚。在两人挨打的当儿蒂尔从蜂房中钻了出来，走向广阔的天地。

奥伊伦斯皮格尔还没读完小学，他的父亲便过世了，这个年迈的克劳斯·奥伊伦斯皮格尔。他的母亲带着他迁往马格德堡，他母亲的老家，他们在萨勒河边的一个村庄住了下来，坐吃山空，不久便所剩无几。为了维持生计，奥伊伦斯皮格尔的母亲便让他学一门手艺，可他对此毫无兴致。蒂尔一天到晚混混日子，闹闹笑话，耍耍小聪明，没过多久大家便把他当做傻子，并设计捉弄他。

有一次，一个农民问他：“蒂尔，你家不是在舍彭施塔特的克乃特林根吗？请你告诉我，那里有多少傻瓜？”

“这我不知道，”蒂尔说，“不过您要是想知道，克乃特林根有多少聪明人，我倒可以给您数数看，因为那里跟这里不一样，这里聪明人是屈指可数，而傻瓜却不计其数。”

奥伊伦斯皮格尔开始玩起走绳索的把戏。他偷偷地将绳子固定于房子的平顶上，在那上面，母亲是找不到他的。母亲无法忍受他的顽皮，扬言说，假如他再胡闹的话，就揍他一顿。有一次在他走绳索的时候，母亲当场把他抓住，于是拿起一根木棍举起来要打他，可他却挣脱了，从窗户跳出，爬上了房顶，使母亲只能望顶兴叹。母亲只得放弃用棍棒教训这个大小伙子的念头。

奥伊伦斯皮格尔的家坐落于萨勒河畔。有一天蒂尔将绳索从房顶窗户拉向河对岸的一座房子，越过萨勒河。男女老幼都看见了那绷紧的绳索，发现蒂尔要走绳索。于是大家满怀好

奇之心拥上前来，争相观看这一奇观。蒂尔站在绳索上，正在戏耍，这时他母亲也正好看到了这一景象，看到儿子成了众人的开心果，于是心里便老大的不自在，悄悄地爬到自己房子的平顶上，绳子的一端就拴在这平顶上。她把绳子剪断了。在一片嘲笑哄闹声中蒂尔扑通一声落进了水中，年轻人哄笑的声音最响，这使奥伊伦斯皮格尔极为恼火。这种不情愿的洗澡他倒也不在乎，可那班恶少的冷嘲热讽他真有些受不了。于是他暗中想法要对他们进行报复。

在这以后不久，从另一所房子又拉起了绳子，又拉到了河对岸，他要使人们相信，他又要走绳索了。又要开始了，男女老少都蜂拥而至。奥伊伦斯皮格尔对那些小青年说，请他们把左脚的鞋子给他，他要用这些鞋子耍一个新的把戏。大家都信了，都把鞋子脱下交给奥伊伦斯皮格尔，鞋子有上百只。

蒂尔拿到鞋子以后，便立即拴成了一串，然后爬到绳索上面，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他，都以为新的把戏就要开始了。可是奥伊伦斯皮格尔却高叫道：“你们现在注意，请每个人找自己的鞋子！”他把串鞋子的绳子剪断，所有的鞋子便从绳索上掉到了地上，一只一只地堆了起来。青少年们一跃而起，都去争抢鞋子，这个在这里找到一只，那个在那里抢到一只；这个叫：“这是我的鞋子！”那个喊：“你胡说，这是我的鞋子！”于是他们开始扭打起来，相互揪对方的头发，闹得不可开交，有的倒在下面，另一个就会压在上面。他们争吵不休，后来老年人也卷了进去，他们也是相互打耳光，互相扯头发。蒂尔坐在绳索上，又笑又叫：“喂，你们找你们的鞋吧，请记住，谁笑在最后，谁笑得最好！”说完便走下了绳索，让那些男女老少为鞋子而争吵不休。